



赵海文◎著

不准丢人

美女导游出师记

游山玩水旅行必读书

一张嘴，两条腿，走遍山山和水水；风景美不美，全凭导游一张嘴
职业美女在金钱与良知、诱惑与平淡之间徘徊挣扎的生存写真集

从咨询到旅行归来，
每一个步骤可能遭遇的潜规则，
尽在本书大起底！



序



“三八”节午后宁静的KFC，正对着电脑码字，一对青年男女的对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男：他们都说，找女朋友千万不能找做导游的。

女：为什么？导游怎么了？

男：名声不好，刁钻古怪外加疯疯癫癫！

.....

我看向电脑，Word文档里正显示这一章节：和导游恋爱，在天堂和地狱间游走。

曾经，被安排相亲。

“不知道我是做导游的吗？”

“知道，导游好啊！导游都漂亮、体贴，又能赚钱！”男士闪着崇拜的眼神。

男人，都希望有漂亮的秘书、体贴的老婆、会给自己创造效益的员工。娶导游，一举三得！

可姐要的不是崇拜，是欣赏！

导游讨厌被主导，讨厌被控制，讨厌无自由。你不能很“爷”，更不能太“娘”；不可以不听话，又不可以太听话；不能太俗，又不能不俗；不可以太有钱，也不可以没有钱；不可以有追求，更不可以

没追求！

所以，懂得欣赏，才会得到导游的青睐。

低头继续喝热橙，一种被偷窥监视的恐惧萦绕眉间，蓦地抬头，临座是许久不见的一位导游同仁。

导游与导游，忽悠对忽悠，这不是习惯，而是惯性！

于是聊漫长的冬天，聊烂漫的春季，聊给力的2011，聊生活聊工作。

半晌，他指着我语带不满：“你一句实话也没有！”

我马上闭嘴：“我指灯发誓我句句真言。”

话不投机半句多，于是他问我答，言简意赅，语出肺腑，又换来他一句：“你就是个忽悠！”

我想起一句话：对于干了一年导游的人说过的话，你只能信十之七八，两年以上信十之六七，三年以上拦腰斩断，五年以上那就是鬼话连篇，你听也不要听！

我，2004年考取国导，2005年从事旅游业至今，6年，已超出最高级“鬼话连篇”之境界！所以，这本书为您讲述一群执著追求梦想的美女导游们的经历，揭密风光背后最真实的中国导游的生存环境，吟唱一曲旅游从业者的泣血悲歌。爱旅游的您或者从事旅游业的同仁，抑或正准备投身导游大军的少男少女们，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位老导游的“鬼话连篇”。

看完这本书，有人会问：生存环境如此残酷，你为什么还混迹旅游业？

答案有关梦想有关心态：再残酷再惨烈，我仍热爱旅游业！我和书中的导游们一样——追求梦想，永不止步！

感谢一直放纵包容我的父母；感谢一直默默关注支持我的“海带丝儿”们；感谢为此书付出心血的编辑；感谢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那一年，没有你一句不经意的鼓励，我不会投身中国导游大军；也感谢那头让我爱上热橙的“臭大象”：那一天，没有你的冷漠，我不会鼓起勇气离开，踏上一条梦想照进现实的道路！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 001

初涉 / 003

1. 四六还是五五?	/ 003
2. 新导儿只有等待“临幸”?	/ 009
3. 人民币是用来旅游的!	/ 015
4. 跟对师傅很重要	/ 020
5. 导游的思维要跳跃	/ 026
6. 赚钱的奥秘 ——化被动为主动	/ 031
7. 像泥鳅一样游走	/ 037
8. 想带品质团,与资历无关	/ 042
9. 震不住就拿不下	/ 048
1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054
11. “注射预防针”	/ 059
12. 想把脸皮练厚, 欢迎做导游	/ 065

激进 / 072

13. 适时反向操作	/ 072
14. 撒手锏——老乡店	/ 078
15. 旅游“公交车”	/ 083
16. 导游的傲慢与偏见	/ 089
17. 连环突发事件	/ 095
18. 学会摆姿态	/ 100
19. 超级豪华不靠谱	/ 105
20. “河马”插足“海豚”之恋?	/ 112
21. 流浪群体心漂泊	/ 117
22. 黄金周“中雷”	/ 123
23. 当地接做起全陪	/ 129

永不言败 / 135

24. 人头费的端倪	/ 135
25. "大山们"的"新年贺礼"	/ 141
26. 罢团的预谋	/ 147
27. 一物降一物	/ 152
28. 欢迎拨打 12345	/ 157
29. 抠小手心儿的暗示	/ 163
30. 撬团撬到家门前	/ 168
31. 和导游恋爱： 在天堂和地狱间游走	/ 174
32. 贬低导游才能出货	/ 179
33. 佣金? 广告费? 人头费!	/ 184
34. 忽悠水平高， 来买团吧!	/ 189
35. 甩团风波	/ 194

遥不可及 / 201

36. "五环"旗下	/ 201
37. 甩的就是你	/ 206
38. 给游客下跪	/ 212
39. "刀客"遇上"剑圣"	/ 218
40. 除不掉的心魔	/ 223
41. 夭夭的前功尽弃	/ 228
42. 强奸未遂还是蓄意谋杀?	/ 233
43. 变更法人背后的交易	/ 238
44. 最后的舞台	/ 243
45. 导游之路漫漫其修远兮	/ 250
46. 尾声	/ 255



新区正好一张。”

“那看计价器好啦，收费站到新区也用不上 50 啊！”张海晴又较起了真，虽然被全陪气糊涂了，可维权意识她还是有的。

“我这是黑出租。”司机看着她手里的旗子喇叭暧昧地笑了，“美女导游吧？导游可是挣大钱的人，嘴一忽悠钱就来了，您还差这几个钱？”

“你等着投诉吧！”张海晴记下车牌号气哼哼地进了大厦的电梯直上 16 楼。推开欣欣旅行社气派的玻璃门走进计调部，只见身穿浅灰色职业套装的林丛正咕噜着精明的大眼、蠕动着坚毅的薄唇打着电话，见她进来不由盛气凌人地扫了一眼，吓得张海晴脖子一缩，茫然地接过林丛甩过来的传真，只听她吩咐道：“把这个给回传过去！”

张海晴盯着传真机发呆，轻轻地推了推林丛小声问：“师姐，这个，怎么传啊？”

“猪是怎么死的？”林丛冷冷地问了一句。

张海晴红着脸低下了头。

“意见单呢？”林丛挂了电话，双臂环胸居高临下奇怪地盯着她红肿的眼。

张海晴忙从包里翻出“导游服务质量意见反馈单”，不好意思地递了过去。“完了，我就是被她 K 的命了。”她低头叹息，不敢正视林丛。果然，林丛在看完意见栏里游客填写的“导游讲解有待提高、饭菜质量有待改进”后又数落起来：“张海晴啊，我怎么说你呢，十项有九项填的‘一般’，也就一个‘导游仪容仪表’打了个‘满意’，你当导游长得漂亮就行了？真不知道你这个‘优秀毕业生’怎么混到手的！”

张海晴只能摸摸自己火辣的脸自我安慰：“嫉妒，她是在嫉妒！”

“你看看人家一璐的，10 项满意，意见是下次再来海州还要找



机拉到河北的危险。

她落寞地走进外国语学院的大门，同学们都走了，不再有往日的欢声笑语。

空荡荡的宿舍只有她一人，再过两天连宿舍也不能住了，刚才宿管老师通知她必须在两日内搬走。

“钱啊！”她大叫一声，生活费、房租费，还有那 1000 多块钱的短款。本来正暗自高兴这一个团带下来挣了 300 多，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暖手、向同学们炫耀炫耀就打水漂了。

“唐卡……”她喃喃着，在身陷窘境的时候，她想起了痴情守望者。

唐卡，找工作无门也进了欣欣，吃苦耐劳口才极佳的他很得老板韦达欢心，被安排在外联部负责江苏、安徽市场的外联工作。现在他应该在江苏吧。可是，唐卡也没有钱，连差旅费都是借支的。自己该如何化解这场经济危机呢？

“我，不想长大！”她呓语着渐渐睡去。等到她大呼小叫地惊慌坐起，已是第二天早上八点了。上班，上班，她看着镜中略显颓废的素颜，握紧拳头为自己打气：张海晴，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

在往旅行社走的路上，她始终陷在昨夜的梦魇里：她拼命地攀爬在满是荆棘、毒蛇猛兽的山岭。她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逃，仿佛后面有人追赶，她身上满是伤痕，不小心就会一脚踩上绵软软、冷冰冰、可怖地吐着信子的花斑蛇！想到这里，她怀疑自己患了心律不齐，是的，我对某些事情是有些预知的吧，但愿这次不是。她安慰着自己，因为梦里一个男人拉着她的手披荆斩棘，那温暖有力的手，让她踏实、舒服、心跳，她努力想看清那人的脸，一阵细微的声音却让她脱离了梦境。

走进办公室，她觉察气氛不大对头，没了平日里同事们互相调侃的声音，林丛等计调在有条不紊地接打电话、报价、发传真、定团、定宾馆。再看看导游部，没上团的导游出奇勤奋地翻看着琴岛、



光的脑子，已成为海州旅行社的龙头。韦达终于在老婆面前挺直了腰板，面对他越来越多的风流韵事传言，他老婆居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而张海晴对于这位一直无缘谋面的旅游界风云人物的印象却定格在林丛的男朋友、旅游局培训中心赵乐说过的话上：“你们在欣欣要小心啊，欣欣有个采花大盗！”

她想起赵乐的话，不禁身体一颤，拉住夭夭的胳膊低声问：“你说，韦达真是赵乐说的采花大盗吗？”

“谁知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以为那赵乐是什么好鸟？吊着林丛两年也不承认俩人在恋爱。”夭夭拿起镜子理了理刚修剪的毛寸，她的习惯是换一个男朋友换一种头型，理这毛寸是要从头再来。混迹社会五年的她谈了十多个男朋友，她太了解男人，他们都是用下半身思考。

夭夭拍着光滑白皙的大腿抽出根烟，想了想又放回去，她想有必要提醒提醒涉世未深的张海晴，她可听说韦达把欣欣的漂亮女导游都玩遍了，林丛除外。她也纳闷林丛这冰山美人怎么就百毒不侵，不上韦达的当不受诱惑？她趴在张海晴耳边轻声说：“可要当心韦达，听说老鬼就好玩个清纯美人儿。”

她声音很低，几乎是吹到张海晴的耳朵里，张海晴感觉耳朵痒痒的，听着杨夭夭越来越没边儿的话臊红了脸，又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能老倒霉，她接连走霉运，肯定不会让她再遭受性骚扰。

“你等着吧，”夭夭坏笑道，“知道蓝眉不？我的入门师傅，那就是韦达的小情人儿！”

夭夭眉飞色舞地说起了蓝眉与韦达的风流韵事，当然，她也只是道听途说。张海晴捂着耳朵不肯听，她眼见着那个蓝眉走了过来，忙拿起本书用力打了一下正讲得兴致勃勃的杨夭夭。

“蓝姐！”两人急忙站起。

蓝眉长得非常漂亮，飞扬的浓眉，黑亮的大眼，高耸的鼻梁，





绵厚的嘴唇，配上她略黑的皮肤，再加上172公分凹凸有致的身材，那种纯自然的野性美在她的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张海晴打量着她，觉得韦达眼光真是不差，这绝对是海州旅游界头号性感美女。

蓝眉用眼角瞟着两人，将喇叭放在张海晴面前的桌子上，又看看夭夭，爱理不理地挤出一句：“别叫姐，咱俩还不知道谁大呢。”

3. 人民币是用来旅游的！

夭夭暗骂她的热脸贴了这小娘们儿的冷屁股，但还是皮笑肉不笑地拿起蓝眉的水杯小跑着倒上热水，嘴巴甜甜地叫着：“师傅，刚下团累了，喝点水吧。”

张海晴没动，她看不惯蓝眉的嚣张样儿，有什么了不起的，欣欣的头号美女，漂亮归漂亮，但也是头号投诉大猫，要不是仗着韦达，她敢这么嚣张吗？

蓝眉见张海晴没动地儿，于是仰脸傲慢地拍了拍桌子，那意思是这是我的地盘。张海晴这才反应过来，刚才坐了蓝眉的位置。可怜她新导游在公司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等老导游不在临时鸠占鹊巢。

其他导游幸灾乐祸地窃窃私语，张海晴局促不安地蹭到夭夭身边，手指抠着桌面盘算着要向夭夭借点钱解燃眉之急，刚待开口，林丛大步走进导游部冷冷地扫了一眼，指着她说：“到我办公室！”

张海晴顿感大事不妙，果然一进办公室林丛就说：“你那团款追不回来了。”

这在她的预料之中，她知道那个小气鬼小黑不会认账。

林丛看着她平静的脸冷哼一声：“全陪回去投诉你了，所以你停团反省吧。”

“什、什么意思？”张海晴小心地问。

“我那天跟你说什么？不能得罪全陪。我费尽口舌争来一个团，





夭夭看着面不改色的张海晴，十分想问问她有没有考虑过林丛的感受，林丛那么高傲的人被赵乐打击得一败涂地，两年的追求付诸东流，你张海晴是不是在以德报怨啊？还有那个苦苦守候的唐卡，一趟外联让赵乐这小子钻了空子，他冤不冤？

但夭夭没有问，恋爱谈多了，她也知道，感情这玩意儿完全跟理智没什么关系，就像山洪暴发，无法预料更无法阻挡。

张海晴气恼地将可乐摔在地上，撅嘴看向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她咒骂着赶紧从天上掉下个原子弹把坏人都炸光。是，她是一时头脑发热答应和赵乐谈恋爱，怎么就成了小三儿？她撬了林丛的男朋友？可赵乐明明说他根本没和林丛谈恋爱，这就打消了她的顾虑，因为她见赵乐第一面就爱上他了。

清者自清，她懒得跟那些散布谣言的人解释，所以她任凭海州导游带团之余把她当成交流“忽悠”经验之外的焦点话题：学会黑全陪、利欲熏心的新导儿张海晴，小肚鸡肠拐了欣欣团款的新导儿张海晴，恩将仇报撬了旅游界精英计调林丛男朋友的张海晴，出卖色相勾搭旅游部门工作人员的张海晴。

“你行，你真行！”夭夭不禁对张海晴佩服得五体投地，“都这样了还处变不惊，我认识你几个月怎么就没发现你有狐媚惑人小姐自己的潜质呢。”

这些也就够了吧，偏偏有人火上浇油，落井下石。张海晴正迷茫导游生涯的开端该如何突破时，又接到蓝眉的电话，骂她丢了海州导游的脸，跟河北那个导游四六分成，坏了五五分成的规矩，不傻不精让全陪把海州景点底价和旅游超市购物提成摸得倍儿清，损害海州地接导游利益，并扬言若让她碰着，见一回揍一回！

泼妇！张海晴对蓝眉的挑衅不屑一顾，她知道蓝眉和林丛的关系很好，她不是为坏了分成规矩要教训她，完全是因为赵乐选择了她才故意找碴。打就打，怕你？哼！韦达都被咬破手臂，还怕你揍我？本姑娘随时奉陪！



她从没有如此强烈的欲望——要做导游！

嗯，她坚定了决心，迈开大步前进，却突然被人拉住，一辆车从她身边呼啸而过，惊得她一身冷汗。

她不停地谢着拉住她的交警叔叔，看着前方的红灯，这才意识到走到了十字路口。前方，通往第二海滨浴场。

她远眺北京路中央的城市雕塑太阳鸟，三只脚的金乌昂首展翅欲一飞冲天。金乌是在什么地方掉下翅膀毁灭的？她自问：我的翅膀在哪里？

她眼中顿时没了风景，无精打采地进了赵乐的家，恋爱后她被赵乐邀请搬到这里，用他的话说，反正俩人早晚都要结婚，都要住进来，那就现在住吧，一省房租，二呢，方便谈情说爱。

她只有和赵乐在一起才会觉得些许的轻松快乐，可是赵乐眼看着她辛苦地穿梭在各个旅行社之间、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却一再劝她不要从事导游职业：“旅游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好，我和他们打交道好几年了，看的事情多了，那是一口大染缸，我怕你这么简单的人掉进去太容易迷失自己。”

我有我的执著，我要做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张海睛眯眼看着窗外正午的阳光，想着杨夭夭、许一璐等导游此时正顶着七月骄阳奋战在海边旅游一线，她努力忽略内心泛起的阵阵妒意，不停地安慰着自己：“每天睡到自然醒，谁也没有我幸福。”

也许她的幸福才刚刚开始，正当她站在阳台上对着明媚的阳光高喊着“美好的一天开始啦”，正当那些新老导游奋战在海滨旅游旺季第一线忙着赚钱，正当旅行社的计调们焦头烂额地打电话拼命找导游的时候，寻导游的电话终于打到了她的手机上。

我要转运了！她快速冲下楼梯，等车的工夫又给小悠打电话说下午去还钱，小悠却说有人替她还了。

不会是赵乐，他昨晚刚把银行卡给她让她去还钱，那就是唐卡了。



艾艾递过派团员，又将准备好的旗子喇叭接站牌递给她，说没事了早点回去休息。

“艾艾姐，”张海晴不好意思问为什么会选择她这个上了黑榜的人来带团，并且给予如此信任，连导游词都不检查，只委婉地问了句，“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

艾艾还没回答，旁边的一位女计调打趣着对张海晴说：“你叫她姐啊？搞错性别了，以后叫她‘艾爷们儿’就行了。”

张海晴有些尴尬：虽然艾艾挺爷们儿，可总不能直呼“艾爷们儿”吧？这也太不把人家当女人了！

艾艾不怒反笑，指着众人笑骂道：“你们这帮畜生，再叨叨我剁死你们！”她又转头对张海晴自然地说：“别理他们啊，你的电话是我从导服中心知道的。”

“是……赵乐告诉你的吗？”张海晴的心晃了一下，问题出口后她相当后悔，因为她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答案。

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答案，艾艾也给了她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

管他了，还是想想明天的团怎么带吧，这可是证明自己、洗刷冤屈的一次机会啊。

6. 赚钱的奥秘——化被动为主动

张海晴特意跑到夭夭家里请教，夭夭又开始吹嘘炫耀自己超强的带团本领，弄得张海晴大晚上瞪着眼睛没半点睡意。夭夭登时后悔起来，她跟张海晴耗不起，她凌晨三点还要接团哪！

“至于吗你？”杨夭夭捂住张海晴的眼，“你给我睡，不就接个团吗，把你兴奋成这样？真没出息，以后别说是我的姐们儿！”

“我这不是兴奋，我这是紧张。”张海晴摸摸又开始心律不齐的心口，心跳加速令她呼吸有些困难，她甚至怕那强而有力的心脏会





轮番敬酒中开始天旋地转。

第二天，她头痛欲裂地醒来，苏颜骂她是笨蛋，游客让你喝你就喝，喝醉出了事怎么办？耽误带团怎么办？你不要把人都想得那么善良！

可酒没有白喝，她相信在真诚面前人们都是善良的。最后一站海鲜超市购物，张海晴知道自己的海鲜知识相当匮乏，又如苏颜所说，导游带团购物只是收入微小的一部分，不如加点赚钱来得刺激，所以她一路讲着小笑话，到了超市才说了句“大家可以在这里逛一下，带点海州海产回去”。没想到，领队一声令下：“支持张导工作，让她多赚点外快，下次再来海州要让张导请我们吃螃蟹，我们不要吃螃蟹腿。”

这话说得张海晴有些感激涕零了，那不过是在接团时的几句憨话。昨天要吃中午饭的时候，几个年轻游客起哄问张海晴团队餐有没有螃蟹吃，她说没有。那个头半秃的司机带头起哄让她请吃螃蟹，这可吓坏了她：“我哪有钱啊，一天就30块钱的导服，现在还欠同学1000多块钱呢。就那点工资，请你们一人吃一只螃蟹腿都不够。”

虽说有些感激，可张海晴心里也没抱什么希望，上次带那个河北团进超市，游客们也说多买多买，每人却只买了几斤特价的虾皮儿，算是为海州作了经济贡献。今天带这个团稍微找到了加点的自信，可海鲜购物，她看着游客们进去一撇嘴，没戏！

可这次结算居然有3000多块钱的购物金额！当超市工作人员输入张海晴团的卡号一刷，连苏颜都瞪红了眼。虽然是签单，旅行社要拿掉人头费，但当张海晴捏着工作人员递过来的近1000元的属于她的提成时，手还是颤抖不已：收获，这就是收获！

苏颜看了看她的卡号，拿起电脑旁的一本收据写着什么，又拿起超市的财务章用力印在收据的红联上，扔在张海晴面前一努嘴儿：“签上你的芳名。”

“为什么？”张海晴糊涂了。“不要现在问我为什么，一会儿你





一句话：“明天下午两点之前啊！”

张海晴气得一跺脚将旗子摔在地上，懊恼道：“周扒皮！”

杨天天劝张海晴甭理他，回头跟赵乐说说他就给摆平了。

“我不能给他添堵，赵乐说丰满满和他一直就不对付。”张海晴道，“这个周扒皮就是看我不顺眼，那么多黑导他不去抓，就来抓我这个没亲自打旗子的导游。哼，我还就不交，看他怎么办！”

“改改你的臭脾气，跟你说多少遍了？”杨天天好言相劝着，“就你这干巴身材想跟那肥得流油的猪猪抗衡？我告诉你，咱小导游在这帮人面前，就是有再大苦再大冤也得憋回肚子里！”

“他明摆着欺负我呀，”张海晴撅着嘴气道，“正事不干，就知道挑小毛病罚钱，蓝眉还黑导呢，他抓着不也没怎么着吗？”

杨天天忙打个暂停的手势，跟张海晴这个不识时务、不知道与时俱进的“社会智障者”理论实在是浪费她的优秀脑细胞。转移话题吧，她问张海晴跟金牌导游学了个啥？

张海晴又把罚款的事抛得无影无踪，说道：“学得可多了，现在我觉得做导游还真是令人自豪的事，这可是门学问！你呢，这两天怎么样？”

杨天天眉飞色舞起来：“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我的机会也来了，不用再带那些垃圾团了。妹儿啊，真的，我告诉你，带团真是太刺激了，我现在最喜欢的事就是下了团数钞票。”

8. 想带品质团，与资历无关

杨天天确实要走财运，她今天带的这批安徽散客团，组团社是与欣欣第一次合作，韦达、林丛都非常重视。这个组团社是琴岛在合肥设立的山东半岛旅游办事处，半岛五市各市选一家实力强的旅行社组成联合体，非周末保证每天发六车，周末加倍。以前都是和海州的其他旅行社合作，韦达费尽周折亲自开车跑到合肥海请了琴





一起说笑起来。

这、这是为什么？张海晴脑子嗡嗡作响，耳边不停地响着艾艾大嗓门地抱怨说大海之旅的五辆车怎么突然改成了四辆，原来，原来是……她的脑子终于别过弯来——韦达想撬我们天娇的团！

杨夭夭也有些晕：“等等，怎么、怎么回事？”

张海晴急忙掏出手机要给艾艾打电话，告诉她为什么五车变成了四车，是韦达那老色狼要挖天娇的墙脚！

“你不能打，你打了万一人家不跟我们合作，我回去还怎么交差啊？”杨夭夭一把夺过她的手机喊道。

张海晴犯起了犟，这事她必须告诉艾艾，艾艾对她算是知遇之恩，她怎么能看着欣欣在她的眼皮底下窃取天娇的利益？

“你有病吧？”夭天气急败坏，“你一个今天给天娇带团、明儿没准给哪个社带团的兼职导游，至于这么为她卖命吗？”

“不行，我给她带一天团也要维护社里的利益。胭脂在新加坡还什么也不知道呢！”张海晴急道，“夭儿，咱不能这样，你快把手机给我！”

“张海晴你再这样我跟你翻脸！”夭夭终于火了，喷着唾沫星子瞪着小眼叫了起来，“你想想我行不？老鬼要知道是我说漏了嘴，他得怎么整我啊，我那还有3个月的工资300多块的导服呢！你不在乎那点钱我在乎行不？”

张海晴犯难了，夭夭要了两杯冷饮摔在她面前，冷静！

她眼看着两个全陪笑得前仰后合是那么刺眼，想着艾艾念着夭夭不禁摇摆不定，正左右为难地咬着吸管，感觉有人拍了拍她的后背，居然是许一璐。

杨夭夭忙让许一璐坐下，一扫刚才的暴风骤雨，马上满脸堆笑：“快歇歇，璐姐，大热天的。”

“呀，杨夭夭，又挣钱了吧？”许一璐叫道，“今年攒多少钱了？”





“上拨鼠”。

大学四年她从来也不觉得唐卡穿得不得体，然而和整日穿正装打领带的赵乐斯混在一起久了，今日一见，她不禁对杨夭夭的说法赞同万分，便说道：“唐卡，你怎么带团还穿个拖鞋啊，这也太影响形象了！”

“我的鞋坏了，这拖鞋还是临时在小摊上买的。”唐卡丝毫不在乎，热得掀起T恤扇着风，又伸出汗手拉着张海晴在沙滩边的石椅上坐下，将拖鞋甩到一边，裤子向上一捋，嘴里也不忘叨咕着：“这天儿带团太热了，真是受罪啊！要不游客说往海边一站，看到最黑的就是导游了！”

“你不做外联吗？怎么还出来带团？你不是没导游证吗？”张海晴对他这些动作早就习以为常，扯着他的旗子好奇地问。

“外联？大旺季的还联什么联，团多得都接不过来了，”唐卡看到张海晴就心痛，怎么自己四年的痴情守候就让赵乐钻了空子？心痛归心痛，他还是忍不住想靠近她，于是只能痛并快乐着不敢再扯感情话题，“所以我也冒险出来当回导游赚点外快了。别说我，周六忙起来找不到导游，小悠、林师姐都得上团呢。”

张海晴正想说杨夭夭要追他这个外联天才，她要做个媒婆，丰满满又幽灵似的出现在两人面前。张海晴心里叫着，完了，唐卡要挂了，我也要挂了！

丰满满异常得意地看着同来的培训中心的苑齐飞，说道：“怎么样？说我们质监中心效率不高？这不抓着个黑导的现形？”说罢抢过唐卡的旗子喇叭坚决地说：“学过《导游管理条例》吧？知道黑导带团是怎么个处罚法儿？”

唐卡直认自己倒霉，怎么左躲右躲就没躲过这个周扒皮？天知道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带团，还没从带团恐惧症里跳出来，就直接跳进了这个火坑。但他知道韦达和丰满满的头儿陆主任的关系非常不错，于是嘻笑着对丰满满说：“领导，我这是初犯，您看，是不是





不准丢人

帮人！”

张海晴感谢着艾艾，不管怎么样，她要感谢艾艾在她无助彷徨的时候给了她希望。她听见惠明正跟导游们吹嘘他和游客相处得多么铁，前几天那游客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到海州玩，他给联系住了四星酒店，又加点，购物那茶叶都论斤买，“看咱，带几个人，轻松地一万块钱赚到手了，”惠明鄙视着艾艾，“以后再不稀罕带垃圾团！”

导游们撇嘴一笑，揶揄着惠明挣了大钱请美女们吃根雪糕吧，惠明又跳脚叫了起来：“没钱，哪有钱？”

就知道吹，张海晴特瞧不起惠明，就没听他说话有靠谱的时候，真如苏颜所说，这男人干久了导游，一会吹二会过三学会娘娘腔。

她懒得去想，但仍对胭脂抱有一丝希望。走进总经理办公室见到那位旅游界久负盛名的巾帼胭脂，不由一愣。

太年轻了！她从没想到天娇旅行社的总经理胭脂居然是和她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孩。

“张海晴吧？”胭脂见到突然闯进来的女孩露齿一笑，露出两颗虎牙，声音如泉水一样叮咚作响。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胭脂起身为张海晴倒了杯水，先发制人，“我也希望你理解，天娇旅行社我刚接手两年，我不想外界传出对旅行社名誉有损的事情。当然，你是位好导游。海晴，你应该比我小吧？”

“我 23。”张海晴拘谨地接过水，胭脂的热情倒让她不好意思了。

“我也 23，”胭脂嫣然一笑，“这样吧，你先回去，等这事风头过了，你的导游证拿出来再回社里好吗？”

张海晴的话还没说出口，胭脂便说有事外出，拎起她刚从新加坡买回来的 LV 包走出办公室，细高跟鞋踩在地面发出悦耳的声音，细小纤瘦的背影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张海晴走到窗前看她开着一辆红色丰田飞驰而去，不由感叹同